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常常記起舊粵語片的一個寫實場景：流產所內有個女子剛誕下了一個男嬰，男嬰的爸爸何某出現了，護士問他新生兒的名字，那父親氣惱地說：「改甚麼呀？生了十二個還要再生，那就叫何必生喇！」眾人愕然。

那才不過是一九六零年代的事，在今天剛好相反，現在是夫婦千方百計、謀求可以生育的科技，並對新生命視之如寶。

新聞報道說法國一部汽車掉進橋底的冰河裡，駕車的母親被發現時經已死亡，惟她一歲多的女嬰坐在座駕上，未有被水淹過，但已在近零度的氣溫中被困十多個小時。她僥倖生存了下來。我

看罷深感不安，如果母親出事後仍有知覺，她內心的焦慮和身體的無力感，肯定會形成難以言喻的張力。

有人研究在交通意外中僅餘的倖存者的心理狀況。一個十七歲的男孩跟父親從賭城雷諾飛去明利亞波利斯市，上機後有人強行要他們調位。飛機後來遇氣流墜毀，遺下他成了唯一的倖存者，但眼巴巴看見跟他調位的陌生人的死狀，他傷癒後百思不得其解，問把他的生命留了下來到底有甚麼目的？他原本想當空軍，意外後為要照顧母親和妹妹打消了念頭，回雷諾市當個荷官，但仍然深信「天將降大任於斯人」……。

想起那個何必生。必生也不知道自己為何而生，又或是否必須要生。僥倖成為唯一一生存的人，不論年紀或背景，同樣會帶着百般迷思。堅持要循邏輯反思，其實是徒勞無功的。倖存者長大了，會知道人對生命的邏輯頂多不過一知半解，活到最後一天也難以明白活着的歲數，是否討價還價的結果。活着便是好。

古今談
范舉

美國全力封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害怕的是甚麼？中國是發起人，提出主張增加發展中國家在金融領域的發言地位，建立新的金融國際秩序。許多人都說合理，但美國心中有一條線。美國一向在國際金融的機構做老闆，一家說算了，若果大力支持亞投銀行，美國幾個國際金融老大就當不下去了，所以美國國會扣押了世界銀行改革的決議長達兩年，不作通過。因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制定新的信貸準則和管理標準。未來的十年，是發展中國家大量發展基礎建設，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十年。未來十年間，全球範圍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累計增長總額有望達到八萬億美元。其中，亞太地區的增長最為強勁，該地區的基礎設施市場或在未來十年間實現年均百分之七至八的增幅，投資規模在二零二五年年末或接近五點三萬億美元。老實說，美國看到了亞洲的飛速發展，也想分一杯羹，但是基礎建設包括：建設高速公路、高速火車、貨櫃碼頭、電廠、自來水廠、通訊設備、互聯網、衛生醫療系統、環保和排污的設施。

歐洲出路在亞洲

歐洲現在陷入經濟蕭條，不少國家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有些更達到百分之二十，美國的經濟復甦很有力量，基本上是靠印鈔票的政策、發展油頁岩生產石油和發展製造業。這三樣經濟政策對歐洲的出口沒有幫助，美國反而製造了烏克蘭問題，要求歐洲國家制裁俄羅斯，弄得歐洲的經濟雪上加霜。這個老大哥，沒有好帶幫，歐洲唯有用人股亞投行的方式尋找出路。入股亞投，可以提出最多經濟信息的建議和貸款的遊戲規則，掌握最多經濟信息，有利於歐洲國家出口重型裝備，也有利與雙方的貿易和金融合作。有的項目，亞投行作出了擔保，各國的銀行可以作出貸款，不擔心會有爛帳。歐洲各國銀行也可開拓亞洲的市場，利益大得很。美國的政策，不會給予她的夥伴好處。中國的政策，給予合作者好處。這就是中國的外交不斷取得進展的原因。

學戲曲吧」。吳江就考入中國戲曲學院專攻小生，學成後雖很少上台，卻做了北京市文化局的領導。吳江除了領導藝術外，還寫劇本，吳江的京劇作品有《管仲拜相》、《仇女傳》、《忠烈千秋》和《瀟水葬山》，是一位難得的有修養、有文化、熱愛戲劇的戲曲領導。吳曉鈴先生的藏書名聞遐邇，他住所有神秘小樓，收藏着許多絕本的中國戲曲典籍，吳江得天獨厚，想來也曾讀過。

吳江說，現在在文化單位常常被作為安置幹部的所，在一些被安排的幹部不懂文藝的特點和規律，不學習，也不喜歡文藝工作，他們關注的是盡快積累政績，提升職位。由這樣的幹部管理文藝單位，別說「高峰」，只怕日後「高原」都會變為「盆地」。

他還舉例說，這種領導胡亂指揮導演，編劇的主角是男性，領導說要改為女性，因為當地最高領導人是女性；劇本寫退休老將軍反對幹部專權，領導怕對號入座得罪某某，要改為老將軍回憶戰火年代的痛苦思甜；原本設計統一風格的服裝，被要求改成大雜燴，搞得劇本夭折或者短命。筆者作為一個人微言輕的編劇，好彩沒有遇過這樣的領導，但我的同行們可不一定有我這樣的好運。

吳江說的是內地，其實香港也一樣，為了商業票房賺錢的「話事人」，一樣會提出不懂文化的「餿主意」。

世紀小攤民生情

換上乾淨棉衣時，意外發生了——拉鏈合不上，怎麼弄都合不上！眼看就要遲到了，小孫子急得要跳腳。怎麼辦？只好把髒衣服讓他再將就一天。送罷「讀書郎」，我就趕緊抱着棉衣去修拉鏈。

修拉鏈的地方在曾經赫赫有名的「大中華」（毛澤東在那裡吃過「武昌魚」）隔壁，那裡有個專修鋼筆、電筒、眼鏡、拉鏈等的胡同小攤。此攤位於臨街巷口，面積不過三四個平方米，當門擺了個長不足一米的簡易玻璃櫃枱。櫃枱上放着加熱用的小煤油燈以及鉗子、鑷子、起子（解鉗）等一些必備的專用修理工具。櫃枱裡則存放着大大小小的紙盒子，裝的都是些配件。從門面、地盤、設施上看，有點螺螄裡做道場的意味，雖然很不起眼，但知名度卻非同凡響，可以這麼說，舉凡武昌人，包括中心城區的市井百姓及近郊的一些布衣鄉民，幾乎無人不知曉。

需要說明的是，它的知名跟偉人行蹤沒什麼關係。那個時候，人們的經濟頭腦還在發達階段，頂多也就知道一點販買販賣的小打小鬧，不懂什麼叫廣告效應，更遑論名人之廣告效應了。

說來沒人感嘆，倘若「又食武昌魚」發生在敢為爭奪「西門慶故里」、門得烏雞難似的當下，不說別的，起碼縱橫兩條街（解放路和彭劉楊路）都會一夜爆紅。至於身處焦點的「大中華」，那就是一般二般的「起糞子」（武漢俚語：大發橫財）了。可惜，當年「大中華」的領導沒這個見識，沒能把握好那千載難逢的機遇，將光輝形象、光輝足跡等珍稀資源拿來包裝自己。我記得曾不止一次出入過那裡，可偌大的館子，樓上樓下三四層，何曾見過「又食武昌魚」

的半點蹤跡！

堂堂國企「大中華」都沒用偉人包裝自己；一個成分僅為「獨勞」（團結對象）的胡同小攤，一個地位卑微的小手工業者，他敢用偉人來包裝自己嗎？不是糟鄙他，借他個膽子都不敢！

因此，它之享名，靠的不是活絡心眼、不是「經濟頭腦」，而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堅守，是細緻、精湛、快捷的服務；是低廉的收費和質量保證的誠信；是立業、立身、立命的童叟無欺。

我雖很早便久聞其名，但直接打交道則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畢業回武漢之後的事。那時攤主是個很富態的老頭，五十開外的年紀，圓圓的腦袋又光又亮，鼻尖上架副老花鏡，一襲「爹爹衫」緊巴巴地箍在身上，手指頭粗短而時見皺裂，上面常貼着條狀小片橡皮膏藥。

我曾在這裡修過鋼筆、拉鏈等。聽說地盤是他家的私產，老師傅就棲身在這份「私產」搭起的閣樓上。他為人很樂觀，說這小攤子發財指望不上，混口飯吃還行。老師傅的兒子是工人，在單位分有住房，他之所以沒搬去一起住，除了要「守業」外，也有些捨不得熟人的原因。

「雖然賺不了幾個錢，但有很多是回頭客，都混熟了，就像街坊鄰居住久了，自己要是搬走了，大家不就再難得見一面？再說，萬一誰家有個什麼小修小補的，找哪個去？不方便了呵！」

就我親見，此攤已跨越兩個世紀，而從我「久聞」開始算起，亦有五十多個春秋了。因此，如果將其稱之為「世紀小攤」，大概不算誇張。

「世紀小攤」距寒舍約有一站多路，我趕過去

時，小小巷口已顧客盈門，顯得十分擁擠。

原來，「世紀小攤」發生了人事變動。老師傅已謝世，「班」交到小師傅手裡。其實，「小師傅」已經不小了，板寸頭下一張國字臉，溝壑縱橫，寫滿滄桑。一望而知，年紀總在六十開外。由於生計等原因，小師傅沒能像父親當年般住在閣樓上。受時空阻隔，小師傅每天只能在上午十點以後才能過來，因此巷子口的人愈聚愈多，大有入滿為患之勢。

這年頭科技發達，書寫和照明都已發生顛覆性改變，不再有人修鋼筆和電筒了，因而顧客大多和我一樣，都是來修拉鏈的。我稍稍留意了一下，發現小師傅平均兩到三分鐘修完一條拉鏈。見等候的人太多，他爭分奪秒，應接不暇，忙得連喘息的時間都沒有。

大家見小師傅如此辛苦，就建議說可以適當漲點價：「現在塊把兩塊錢算個麼事啊！真的，您家不妨多收點。」

小師傅正色道：「現在我們這些人第一反感的是腐敗，第二反感的就是有理無理漲價。我做的是手藝活，成本沒有漲，憑麼事要漲價呢？而且，我這點手藝，跟老爺子當年比起來，還差得遠，不漲價臉都紅。再說，我有養老金，兒子媳婦都有工作，一家人都不用靠這個吃飯。老爺子走了，這個攤子不撤，還接着做，純粹就是為了繼承老爺子的一點遺願。他生前老說現在炒股的人多了，買彩票的人多了，做手藝的少了，手藝好的就更少了，總是愁着怕老顧客們東西壞了沒有地方修……」

小師傅的一席話立刻引來眾人一片共鳴。

「是啊是啊，我們都曉得，老師傅厚道，真是個好人呀！現在社會上都忙着賺大錢去了，小錢沒有人想賺。小事不想幹，小生意看不上眼，針頭線腦、扣子別針在處（到處）買不到，都嫌利薄了，都巴不得不勞而獲，巴不得一夜暴富。」

「唉，不曉得為甚麼，就跟窮瘋了般，做事就

搞假，挖空心思搞假。我前日買支牙膏，表面看，裝得好飽滿啊，可是回來一擠，半天擠不出來，等擠出來了，乖乖喲，一管牙膏空了一半！這不是擺白麼！」

「嗨，到處都一樣。你看拉鏈，現在幾多水貨還未用就壞了。」

「呵呵，老不壞，讓你用一輩子呀？人家做拉鏈的還不都得餓死？」

「嘿嘿，莫看就這屁大點事，有時還真能叫人麻爪子（武漢俚語：一時間束手無策）呢！」

「誰說不是！報紙上老喊民生民生，什麼是民生？依我看啊，這就是民生！問題解決不了，影響不影響生活？」

……

人們就這麼七嘴八舌地議論着、抱怨着，感歎着。拉鏈修好了的，自動朝師傅裝鈔票的盒子裡扔兩塊錢，道聲謝，告辭走人。如果需要找零，就自己動手翻找，修拉鏈的師傅只管忙手裡的活，對鈔票盒子根本就不屑一顧。

眼前的情形讓我不禁感慨叢生。看門前大江日夜流淌，「世紀小攤」的日子大約就是這麼一天天過去的；如此市井深處的一幕，或許用得着一句時髦官話：群眾利益無小事！



■ 修拉鏈的小攤愈來愈少。 網上圖片

風從哪裡來？

方寸不亂
方芳

有了電話，文字代替了語音，會否削弱人類語言表達的能力呢？朋友嫁娶喜宴，用手機，邀請，打幾個字便回覆了，雙方都省卻了電話往來的時間，又避免了婉拒的尷尬。可能有人說，用「」邀請誠意不足，其實，現代人就是需要一點迴旋的空間，有了思考空間，才能用更好的文字表達。

智能手機擴闊了一代人的視野，改變了幾代人的生活和觀念，當祖父母級的也要求兒孫幫忙「搞掂個」，我們已回不去無「」的年代了。最新推出颱風五天路徑預報，未來兩小時的臨近降雨量，優化了天氣預報，令我們有更大的迴旋空間，作好疏導安排，這種益助市民的服

務，值得讚賞。記得多年前一個颱風前夕，在九龍某商場餐廳會友，當時正懸掛三號風球，大家都不以為意，閒談間，熱鬧的餐廳漸漸冷清，我們好生奇怪，還未到下班時間，為何只剩下兩桌？朋友到洗手間一趟，回來收風報料，才知道剛掛起了八號風球。

當年還是「三機」的年代，「三機」轉了震動掣，不知天下事，加上當年天文台預報颱風資料有限，大家心理準備不足。下班人潮一時間湧到街上，地鐵固然爆滿，最艱難還是出閘的擁擠，在地鐵站內擠出路面，人太多空氣不足，回想也是頗驚心動魄的。好不容易擠出路面，住所的接駁車也因為危險而停駛了，橫風橫雨下，巴士站排滿人的士又不夠，總之無助之極。

幸好這情況已過去，現在科技的進步，天文台的預報愈來愈多，我們可以看着風從哪裡來，大雨何時降，及早安排我們的生活秩序。活在這年代是幸福的。

演藝影
小蝶

謝謝資深演員黃文慧邀請，觀賞她參演的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故事取材自香港一位校長的親身經歷。數年前，名校校長呂麗紅獲悉元朗一間村校因收生和財政不足，面臨關閉。她遂毛遂自薦，到這間只有五名學生的學校身兼校長、老師、校工和司機等數職，酬勞只得月薪四千五百元。當中自然波折重重，但憑着永不放棄的精神，她終於化腐朽為神奇。今天，這間幼稚園已經重生，有很多學生了。

文慧姐在劇中飾演一名掃街的清潔工人，角色的名言是「幼稚園即使今天不關閉，明天也會關閉的」，代表着袖手旁觀、消極對事和冷言打壓有心人的群眾。現實中的她卻非常欣賞呂校長熱心教育、有教無類和堅毅不屈的勇氣和精神。她深感有些片況過於嘩眾取寵，意識欠佳。難得《五》片訊息正面，她便向我推薦。首映當晚，呂校長現身舞台，我不知道她在電影中的經歷是否經過藝術加工，創作了很多現實並沒有發生的事情和細節。不過，單是她自願到村校教學，挽救了五名被社會邊緣化的小學生的學業，拯救了一間村校的能耐，已經值得欣賞。

其實香港舞台在十年前已經上演過一部甚有《五》片影子的原創劇《芳草校園》，那是中英劇團的經典舞台劇。據說當年劇團藝術總監古天農從報章看到一段新聞：西貢高塘村的村校誘善學校只剩下一名學生和一名老師。於是，他根據這個真人真事，編導了一齣叫人動容的舞台劇。《芳》劇中的鄉村舊校只餘一名刁蠻小女生小花，身兼多職的熱誠校長，來自市區的古板教師，不識丁的校董，還有一條可愛的小狗。這四人一大交織成一段段校園趣事，也有動人心弦的片段。當小花行畢業禮時，大家笑淚滂沱，學校也在她畢業那一刻光榮結束，完成培育其最後一名學生的使命。《芳》劇感動了不少觀眾，飾演小花的廖雅琪更憑該劇奪得「最佳女主角獎」，是年紀最輕的「劇后」。

《芳》劇還有一齣姊妹劇《冰鮮校園》，亦是中英劇團的製作，取材自鮮魚行學校的故事。新任校長壯志滿懷闖進舊區老校，銳意革新。正當學校成績漸見起色，學校竟接到「殺校」通知。師生齊心捍衛校園，編成一齣交織着淚與笑的勵志舞台劇。數年前看過一齣關於村校的紀錄片，一名婦人很不屑地說：「若要我的子女來這些村校讀書，我寧願他們不唸書。」我身邊有不少今天是才俊之人，他們小時候也是唸村校的。學生的品學是否優異，並非因為他們在怎樣的校舍讀書，而是他們是否由有心人教導出來。

校園勵志劇

事情和細節。不過，單是她自願到村校教學，挽救了五名被社會邊緣化的小學生的學業，拯救了一間村校的能耐，已經值得欣賞。

其實香港舞台在十年前已經上演過一部甚有《五》片影子的原創劇《芳草校園》，那是中英劇團的經典舞台劇。據說當年劇團藝術總監古天農從報章看到一段新聞：西貢高塘村的村校誘善學校只剩下一名學生和一名老師。於是，他根據這個真人真事，編導了一齣叫人動容的舞台劇。《芳》劇中的鄉村舊校只餘一名刁蠻小女生小花，身兼多職的熱誠校長，來自市區的古板教師，不識丁的校董，還有一條可愛的小狗。這四人一大交織成一段段校園趣事，也有動人心弦的片段。當小花行畢業禮時，大家笑淚滂沱，學校也在她畢業那一刻光榮結束，完成培育其最後一名學生的使命。《芳》劇感動了不少觀眾，飾演小花的廖雅琪更憑該劇奪得「最佳女主角獎」，是年紀最輕的「劇后」。

《芳》劇還有一齣姊妹劇《冰鮮校園》，亦是中英劇團的製作，取材自鮮魚行學校的故事。新任校長壯志滿懷闖進舊區老校，銳意革新。正當學校成績漸見起色，學校竟接到「殺校」通知。師生齊心捍衛校園，編成一齣交織着淚與笑的勵志舞台劇。數年前看過一齣關於村校的紀錄片，一名婦人很不屑地說：「若要我的子女來這些村校讀書，我寧願他們不唸書。」我身邊有不少今天是才俊之人，他們小時候也是唸村校的。學生的品學是否優異，並非因為他們在怎樣的校舍讀書，而是他們是否由有心人教導出來。

60年代甜美歌后江玲

每次聽江玲，背景樂曲蓬鬆、蓬鬆、蓬鬆……時空交錯，回到五十年代的夏灣拿、巴哈馬、布宜諾斯艾利斯、香港、新加坡、火奴魯魯、Cape Town、當年遙遠、悠閒、性感、另類的國度。江玲今天何處？

大概知者不會太多，有說下嫁西方人移民他方。無論如何，留下的作品雖然不算琳琅滿目，也已滿足了好些可能出生前，她已退下歌壇的隔代粉絲。長相不算天姿國色，卻將江玲定位為實力歌手。感謝她留下曾經在這裡發生過的好聲音，這抹歌聲沒有大鑼大鼓，也沒有在紅館留下多少十場紀錄的輝煌戰績，卻安逸幽深、優雅知性，靜靜地傳達音樂之意之聲。



■ 江玲 作者提供